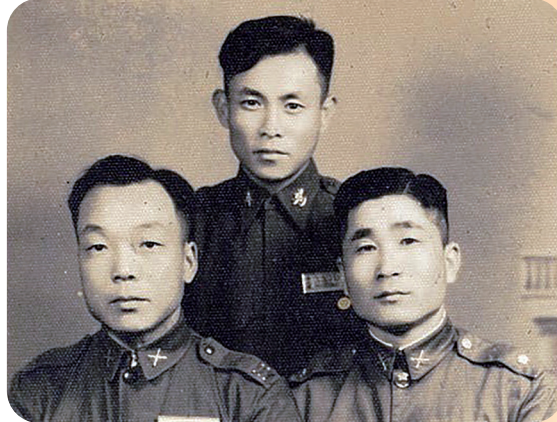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金門九三砲戰七十周年回憶



作者谷永傑（後）與二擔第一連連長李杭（前左）、北山第二連連長汪紹琦（前右）曾並肩在金門保衛國家。（圖／谷永傑）

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三日下午，共軍砲擊金門。當時，我是陸軍第三十四師政二科上尉宣傳官，駐紮嶼湖下，師長張文博上校、主任是任景學上校。

九月九日我奉調師之二〇一團第一營營指導員，團長劉朝槐上校、主任吳琅潮中校、第一營營長王權錄中校，營駐嶼湖山東側之後頭村，靠近海邊。

九月十一日是中秋節，為防中秋夜砲擊，營長率我於午前十到各連敬酒會餐。九月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日，連續三天下午共軍砲擊我第一營駐地。其砲擊前，必先向嶼湖山標定兩發，這使我們能知道及掩蔽。而後，就是群群砲彈鋪天而降，煙塵蔽日，彈片橫飛，生死雖一線，全營終無恙。

十月六日營奉命接防大、二擔（即大擔島、二擔島，現稱大膽島、二膽島），分三梯次前往。第一梯次六日當晚出發，第二梯次七日當晚出發。我負責第三梯次，因風延於十四日夜，在後頭海邊，分乘兩艘小艇。第一艘載第一連在前，接防二擔；我同重兵器連乘第二艘斷後，經九宮碼頭出海。

海上燈火管制，天上星宿入雲。瞬間，前邊小艇不見了！領航員說：「前船走錯了吧？」我心一驚，也立即告訴自己「沉著」。

一路上，無線電靜止，人員噤聲，怕探照燈、怕照明彈、怕共軍攔截、怕走錯方向。緊張得只聽到船的馬達和自己的心跳。船進抵大、二擔兩山之間，首先看到兩側微暗的山影，接著看到第一連在二擔靠岸，這才把心放下，那個舒暢快，無



大擔島（即大擔島）距廈門僅4400公尺，早年被稱為前線中的前線。（圖／金門縣政府）



《役男交職歷練》—系列之 38

## 感受榮家住民的人生重量

「謙卑的學習，是你最好的能力。」當我一開始選擇社會役時，就抱持著想要幫助社會的心態來體驗這一切。到輔導會後，學習到輔導會是如何作為軍人和榮民的後盾，在就醫、就學、就業、及服務照顧方面，滿足榮民們的各式需求。在輔導會長官的規劃下，我們替代役男有幸在各個會屬機構參與學習各機構的服務工作，是我們人生獨有且特別的經驗。

這次的榮家見學，來到擁有最美風景之稱的花園榮家「臺南白河榮家」。從交流道下來不久，便到美麗如幻的白河榮家，放晴的天氣，讓我們能仰望著名的枕頭山。這次的住宿，和安養樓的住民們住在一起，謝謝榮家的職員與替代役弟兄們幫忙整理。安頓完畢後，我們便開始了榮家的見學行程。

從這次的榮家見學行程中，我們了解到榮家內部的各項設施，包括安養的長青樓、養護的松柏樓、有兩輛救護車且有醫師固定輪班的健康局與診所，也有讓人們緬懷先人的榮靈堂等設施。

其中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從事養護工作的松柏樓。來到這裡，我才發現住民較無生活自理能力，需要特別照顧，在裡面工作是如此的辛苦，翻身拍背、幫忙洗澡、上厕所、更換尿袋、仔細照顧每位榮民的需求。然而辛苦的背後，是護理師與照顧員，住民們因為身體退化，體能受限，不管是纖瘦的雙腳，還是無法清楚講話、聽不清楚聲音、無法清楚表達他的需求等，種種困難，不知他們是如何從心能上克服的？這讓我相當尊敬。

有一次推輪椅陪伴住民馬伯伯出去，沿途聊天，非常欣慰，



錢子群懷著謙卑的心，邊推著輪椅，邊與馬伯伯聊天。（圖／白河榮家）

我也無意間把他當作我從未見過的親人，關心他最近過得如何、吃睡是否都不錯？感受推著輪椅的重量，感受馬伯伯人生的重量。同時也體會到，自以為可以幫助他們，反而是一種自傲的表現，連翻身拍背都無法幫忙的我們，好渺小。但謙卑學習，慢慢地去聆聽他們的需求，或許是我們能幫助榮民伯伯開心的一部分吧！

【作者速寫】錢子群，國立臺灣大學光電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畢業，現於輔導會人事處服務。

八月十三日，我懷著激動與感恩之情，出席榮民榮眷基金會「菁英圓夢計畫」補助金頒贈典禮，意外聽到基金會董事長陳進廣提到家父曾在海外出生入死，為國奉獻，身為榮民遺孤的我，在那一刻，感觸萬分，

記憶中，媽媽的表現一點都不因國籍不同而遜色。多虧她，我參加過國語演講、作文、字音字形比賽，也學過直排輪、跆拳道、打擊樂、吉他、跳舞、畫畫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成長過程未曾處於閩南語對話環境的我，竟然靠著注音符號死記硬背，在國小的閩南語競賽中獲獎。「連泰國的爸爸又是多麼勇敢。」

這個每半年即重複一次的行程，總有不同的火花。依稀記得我曾反覆向爸爸許願，要一套和迪士尼公主一模

樣的洋裝，幻想自己能穿上華麗的、和公主一樣的禮服綻放光芒。因此爸爸自信滿滿地拿出一套印有公主圖案的普通連身裙時，我既好氣又好笑。令人生氣的是我和爸爸因為距離產生代溝，好笑的是即使似懂非懂，仍努力滿足女兒願望的爸爸。

爸爸結束在泰國的工作，定居臺灣後，因病搬至南部老家休養，還在適應新的生活型態的我們，卻被一通清晨的來電，狠狠地打亂了陣腳，那通來電宣布爸爸離開人世。那年，我十五歲。那天，是高中剛開學一周後的假日，我連穿上高中制服的樣子都來不及讓爸爸看。這下連經濟壓力都來到媽媽身上，她堅強地



輔導會副主委兼榮民榮眷基金會董事長陳進廣（左），勉勵馬詠芝同學（右）努力向學。（圖／林建榮）

帶我們扎根臺灣的媽媽是多麼不容易，而遠赴泰國工作的爸爸又是多麼勇敢。記憶中，媽媽的表現一點都不因國籍不同而遜色。多虧她，我參加過國語演講、作文、字音字形比賽，也學過直排輪、跆拳道、打擊樂、吉他、跳舞、畫畫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成長過程未曾處於閩南語對話環境的我，竟然靠著注音符號死記硬背，在國小的閩南語競賽中獲獎。「連泰國的爸爸又是多麼勇敢。」

那個每半年即重複一次的行程，總有不同的火花。依稀記得我曾反覆向爸爸許願，要一套和迪士尼公主一模

樣的洋裝，幻想自己能穿上華麗的、和公主一樣的禮服綻放光芒。因此爸爸自信滿滿地拿出一套印有公主圖案的普通連身裙時，我既好氣又好笑。令人生氣的是我和爸爸因為距離產生代溝，好笑的是即使似懂非懂，仍努力滿足女兒願望的爸爸。

爸爸結束在泰國的工作，定居臺灣後，因病搬至南部老家休養，還在適應新的生活型態的我們，卻被一通清晨的來電，狠狠地打亂了陣腳，那通來電宣布爸爸離開人世。那年，我十五歲。那天，是高中剛開學一周後的假日，我連穿上高中制服的樣子都來不及讓爸爸看。這下連經濟壓力都來到媽媽身上，她堅強地

既懷念家父，更感恩無數榮民長輩的大愛，讓莘莘學子有了繼續奮鬥的動力。我從小就自許當與眾不同的人。頂著新移民子女的特質，我總有數不清的特別際遇可以炫耀：「我媽媽是泰國人呢！」「今年暑假去泰國滑香蕉船！」「你有沒有吃過山竹？我吃過喔！」

小時後的我，視如此風光的生活為理所當然，如今思維逐漸成熟，才了解帶我們扎根臺灣的媽媽是多麼不容易，而遠赴泰國工作的爸爸又是多麼勇敢。

在泰國的爸爸也沒閒著，他得忍受隻身一人的寂寞，為家人打拚。那時的我，對於暑假的嚮往遠遠超越同儕，因為我又能見到爸爸了！在泰國的機場，我總是伸長脖子，試圖從人群中看見爸爸那顆有著愛心型髮際線、長滿白髮的平頭。

這個每半年即重複一次的行程，總有不同的火花。依稀記得我曾反覆向爸爸許願，要一套和迪士尼公主一模

人帶大的小孩都可以比閩南語演講了，這世界上應該沒有問題可以難倒我了吧。我想，就是因為從小看媽媽化種種不可能為可能，才讓我在日後不斷追求卓越吧！

在泰國的爸爸也沒閒著，他得忍受隻身一人的寂寞，為家人打拚。那時的我，對於暑假的嚮往遠遠超越同儕，因為我又能見到爸爸了！在泰國的機場，我總是伸長脖子，試圖從人群中看見爸爸那顆有著愛心型髮際線、長滿白髮的平頭。

這個每半年即重複一次的行程，總有不同的火花。依稀記得我曾反覆向爸爸許願，要一套和迪士尼公主一模

樣的洋裝，幻想自己能穿上華麗的、和公主一樣的禮服綻放光芒。因此爸爸自信滿滿地拿出一套印有公主圖案的普通連身裙時，我既好氣又好笑。令人生氣的是我和爸爸因為距離產生代溝，好笑的是即使似懂非懂，仍努力滿足女兒願望的爸爸。

## 榮民大愛 澤及遺孤



馬詠芝（右）二歲時與父母、哥哥合影，如今她有機會出國留學，足以告慰已逝的父親。（圖／馬詠芝）

【作者速寫】馬詠芝，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畢業，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應用生物資訊學一三年九月入學攻讀碩士。

假投資 真詐騙



不隨意透露個人資料、銀行帳號及資產  
反詐騙專線 165 或 110 詢問



共同防詐騙集團

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